

郁达夫生前对鲁迅的评价意味深长,以为在文字上是有奇气的。鲁迅的思想,都是在与敌对的力量对比和抗衡的时候显示出来的。有趣的是他在阐述自己思想的时候,不是简单地布道,而是一直用形象的语言为之,显得很特别。我们注意到,在他和学者们争论理论问题时,表述方式却是诗化的,得庄子与尼采、普列汉诺夫的妙意,将复杂的问题形象化地表述出来,显示了一种高度。我们一些研究鲁迅的文章,不太注意鲁迅的表达方式,漠视鲁迅审美的特点和精神哲学的特点而谈论鲁迅,是很有问题的。

鲁迅认为汉语的表达应当有现实和诗意的情怀。写实其实是很难做到的一种精神劳作。在鲁迅看来,现实的复杂有时候不都是能用日常语言表达出来的。写实并不意味着复写,而是要看到表象后的存在。除了批判理念、智性之光外,鲁迅一生对事物判断的那种诗意的表达,后人一直没有很好地继承下来。现代汉语越来越粗鄙,单意性代替了繁复性,文艺腔置换了诗意。其中的问题是丧失了汉语表达的维度,把语言仅当成工具,而非精神攀援的载体,不仅古意寥寥,连衔接域外艺术的冲动也失去了。我们和“五四”文人的距离,在表达的取向上就已经问题多多。

自然,每个时代有自己的语言方式,今人不应再返回过去。鲁迅的语言是不同于古人,也不同于同代人的。古代的语言在他看来是士大夫气污染了。那些事功的书写和颂圣的文字,殊乏创意。而同代的语言则有江湖气和八股气,缺少的恰是生命的意志。那个意志不仅含有智慧,还有人性的暖意。我们现在却把那些幽复的温润的文体放弃了。鲁迅跳出众多的表述空间,在寂寞里独辟蹊径,置身于时代又不属于时代,那就既有了当下意义,又有了纯粹的静观的伟岸。

鲁迅的表达很少重复,每一个话题

到博物馆感受鲁迅

□杨阳

鲁迅是新旧交替时代的丰碑式人物。他思想广博精深,对世事洞察深刻,无论为人、为学、为文,都给后人树立了楷模。他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开拓奠基,对人性光辉的不懈追求,吸引和聚拢了众多追随者。时至今日,他那“背着因袭重担,肩住黑暗闸门”的担当精神,“踏了铁蒺藜前进”的硬骨头精神,“改造国民性”的启蒙精神、“从没有路的地方开辟出路来的”拓荒精神、“深沉的韧性的”战斗精神与“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奉献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的向心力。他的“立人”主张,“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的改革观点,“人类彼此不隔膜,相关心”的文艺理想,“拿来主义”的文化交流观念,业已成为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冲击下的稳定层面和文化差异中的和谐音符。

鲁迅是最具真正“中国味儿”的现代作家,他的语言简洁、洗练,是优秀现代白话文的典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他以新文学之父的地位,占据第一章。他给中国人留下了多少经典的文学记忆。每次重读他的作品都像是初读那样,会有新的发现。他营造的文学世界既给人以苦涩的回味,也给人以慰藉和启迪。他对人生困境的洞察和直言不讳的揭示,令人震撼。他所探讨的具有人类普遍性、长期未解决的问题,永远具有现实意义。

鲁迅在各个文化领域的深刻造诣和奠基地位,使得许多教育机构以鲁迅的名字命名,比如,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鲁迅美术学院、鲁迅文学院,等等。在各大出版社每年的出版物中,关于鲁迅的书籍可以独占一个专柜;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生的招生计划中,鲁迅方向是最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在全国社科研究规划中,以鲁迅为核心辐射的立项课题占有极大的比重,这些都充分证明了社会各界对鲁迅文化业绩的认同,证明了他持久的影响力。

然而,要完整地理解鲁迅,贴近鲁迅,和他鲜活的生命一起脉动,除了阅读文本,还必须到博物馆和纪念馆中来,在凝固的历史时空中驻足,面对先生的遗稿手泽,亲手摩挲过的藏书,精心设计翻建的居所、书房,亲自装订的书籍、账本、日记,亲手栽植的花草树木,全然融入到他的所思所想,乃至嗜好品位……如此,才能与他心领神会,宛如挚友,感同身受。

目前,在鲁迅曾经生活过的绍兴、南京、北京、上海、厦门、广州等地,均设有纪念设施。它们以收集、保存、研究鲁迅的创作见证物为基本职责,为公众提供学习、教育、欣赏的平台,通过各种文稿、书信、照片等实物,运用影像资料等技术手段,努力还原先生生前工作和生活的场景,既储存和展现了那个风雨如磐的年代波澜壮阔的社会史与文化史,又构成了一份独特的具有极高教育价值的精神遗产。它们使公众充分领略到鲁迅经典是如何产生的,为何如此长盛不衰;全方位接触到鲁迅的真实经历和文学世界,深入理解文学艺术如何紧密地与现实社会交融融合;最重要的是,它们以具体可感的视觉影像和珍贵的文物,引发公众持久的思考:鲁迅是如何用自己炽热的心来感应世界的,我们的民族该如何自我塑造。

坐落在北京西城阜成门内西三条的鲁迅博物馆于1956年10月19日正式开馆,迄今已经55年。其中的鲁迅研究室,经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批准于1976年2月成立,迄今已经35年。北京时期是鲁迅经典生成的时期,南半壁胡同绍兴会馆诞生了《狂人日记》,八道湾11号诞生了《阿Q正传》,砖塔胡同诞生了《祝福》,西三条故居诞生了《彷徨》《野草》和《华盖集》等名篇名著。

作为博物馆、纪念馆的从业者,我们的职责是以一流的研究成果和展陈手段、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为提升大众的文化品位和精神境界服务。为此,我们将继续坚持“三贴近”原则,依托馆藏文物,加强馆际联合,整合资源,打造精品,努力做好鲁迅文化的普及工作。我们将不遗余力、兢兢业业,像先生那样心怀大众,呕心沥血,珍爱和传承宝贵的鲁迅精神和丰厚的现代文化遗产。

鲁迅拓展了语言表达的潜能

□孙郁

都有特别的语境。他对生活的把握不是机械的描摹,而是着重复杂的不可理喻的存在。即使最愤怒的时候,也依然能将美丽的句式呈现出来。

在言说里,人们很容易进入精神的幻象。他的表达过程却一直避免进入这样的一种幻象里。旧的士大夫的一个问题就是常常自欺,而且欺人,人生的真相就被遮蔽了。新月社主张爱的文学,新月社不满意的是世界上还有不满意现状的人。这样的看法含着哲学的意味,实则是表达的悖谬的一种展示。作者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写道:“从生活窘迫过来的人,一到了有钱,容易变成两种情形:一种是理想世界,替处同一境遇的人着想,便成为人道主义;一种是什么都是自己争起来,从前的遭遇,使他觉得什么都是冷酷,便流为个人主义。”这样的语境,令人想起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里的一句话:“对存在发问的时候,也必须对发问者进行发问。”鲁迅对言说的有限性的警觉,在提倡白话文的时候一直没有消失,他能够看出语言维度的开放性。

表达很容易落入俗套,这是他一直强调的看法。他用诗意的语言表达思想,其实就是颠覆这种尴尬。比如,讲思想与艺术之间的关系,他就说:“从喷泉里喷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流出来的都是血。”在论述宣传和艺术的关系时,他说:“但我以为一切文艺固然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是花一样。”这样的比喻很有跨度,也避免了

理论阐释的单一性。他的杂文犹如这种笔法的同样很多。

语言也是一种幻象,而且是导致人进入悖论的载体。拆解这种怪圈,对语言的限制和反诘,对他是一种超越极限的快慰。鲁迅的语言造成了与背景隔离的效应,一方面进入市井,一方面不属于市井,于是存在的面孔便清晰了。他对中国社会的描摹,何曾是简单的图式呢?那种复杂里的凝视,存在着精神的伟力。旧式话语方式在此已失去力量。而他对新语境的营造,给我们以久远的感念。

鲁迅整理的古代文献有上百万字,翻译的作品有300万字。他对民间艺术的研究也很多。那结果是语言发生了变化,有疏朗自如之气,方巾味与腐儒味均无,倒是和古人相通者多。他谈到先秦两汉,讲起六朝、唐宋,都有灼见,说一些别人不说的话。有时候似乎也 and 古人为伍。比如,他曾说,现在的中国还仿佛是“明季”,都是读书阅世的一种心得。因为通晓古人之得失,方知今世之明暗。他的语言深处的古风,需暗自体味方可见到。

上世纪30年代的鲁迅,在翻译上给人很大的冲击。但那时候译界几乎没有一人认可他的译风。他的译者因为生涩、直硬而受到非议。晚年所译之书几乎都无其杂感和小说那么流畅,仿佛有意与人捣乱。按当时的精神状态,他本可以写一些厚重之书,做自己心爱的事。一反常态的是,他却故意在文本上与思想上和旧有的习惯作对,文字趋于艰深,字句拗口,几乎处处可见反汉语的用意。梁实秋曾讽刺说是一种硬译。连瞿秋白这样的人,也不能完全了解其选择的深意。鲁迅

以鲁迅精神重建民族主体形象

□张 闳

鲁迅精神已然转化为现代中国的文化基因。

一百多年来,这位现代中国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以他深邃的思想、高尚的人格和精粹的文字,影响着现代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为中国现代文化树立了辉煌的典范。

近年来,中国在国际环境中的地位的变化、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新道路或新模式,是一个热门的全球性话题,与此同时,中国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正在引起热切的关注。每一个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都必须直面这些文化难题。这一点与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鲁迅等人当初所面临的文化处境,有着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性。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典范,鲁迅所面临的精神困惑,他所面对的文化挑战,也是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所遇到的。

我们认为,“现代中国人”的自我形象和主体意识的建构,依然是一项尚未完成的伟大的文化工程。面向未来和世界,我们将展示一个怎么样的中国形象,创造一种怎样的中国现代性的文化,做一个怎样的中国人,这是时代向今天我们这些后继者们提出的亟待回应的文化课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责无旁贷的使命。在今天,学习鲁迅,尤其是学习鲁迅思想,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功课。

然而进一步说,在全球性的娱乐化与消费主义文化的浪潮中,生活信念的失落和精神价值的溃散,是一个普遍性的文化病症。从这个意义上说,重建“人”的理想和价值体系,则不仅是中国文化的课题,也是一个全球性的课题。而以独立的主体意识、顽强的战斗精神和辉煌的人格力量来重整个人和民族的主体形象,正是鲁迅最可宝贵的精神遗产。因此鲁迅精神遗产不仅属于本民族,它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中最值得珍视的一部分,是现代人类文化精神的源头活水。

我们的研究,既是作为对鲁迅先生的纪念,同时也是在新的时代,继承鲁迅精神,弘扬鲁迅思想,努力为民族的文化建设提供坚实可靠的精神支撑,让鲁迅的精神光芒永远照亮我们民族的精神天空。

在文学创作领域,鲁迅作为新文学的主将,代表了全民族的大多数,代表了社会的正义和良心。当然鲁迅的作品深刻、尖锐,中小生有望而畏生之感也属正常。但我们认为选入中小学教材的文章已考虑到了学生的认知水平,关键在于如何引导学生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走近鲁迅的思想世界,进而把握鲁迅文章的精神实质。鉴于此,我们呼吁鲁迅作品在中小学教材中应保留必要的篇幅。鲁迅思想的深刻我们虽然无法企及,但其独立思考 and 理性批判的精神永远应该是我们心中高扬的一面旗帜,尤其在当下,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理性思维显得尤为重要。用鲁迅的话来说便是“放出眼光,学人辨别、自己拿来”。这不仅仅是我们引导学生获取知识的必由之路,更是我们教导学生面对浮躁的现实世界,不盲从、不媚俗,把握自己独立人格、实现自身人生价值的先决条件。

鲁迅以笔代戈,战斗一生,“民族之魂”,当之无愧。而他所做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其实质都是从“角逐列国为务”,在世界“挣一地位”的民族责任感出发的,他的爱国更显得深沉与厚重,正所谓“爱之深,则痛之切”。我们在学校教育中更应该引导青少年学习鲁迅对民族、对国家自觉的责任意识,学习他那“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情感取向,用忧国忧民之舟渡青年学子到爱国爱民的彼岸,让学校成为师生共同的精神家园,以助推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在那时将自己置于译界的对立面。我看先生的一些短文,感慨于他对自己过分挑战的勇气。应当说,译苏联的文艺理论及小说,在他有多层用意,除了精神层面上的变革外,我以为重要的还有语言学上的思考。鲁迅觉得中国人的国民性出了问题,与思维方式大有关系。思维是靠语言进行的,问题是汉语的叙述方式存在着弊病。比如无逻辑性,没有科学化的范畴,概念不精确等等。在旧的语言中,大概只会产生诗化的散文,不会有科学理性的存在,至少没有数理逻辑一类的东西。晚年在着手介绍域外文艺时,他已不再满足于内容的传达,而着眼于表达的变化。不是从“信达雅”的方面考虑读者的阅读习惯,相反是逆着传统的秩序,原文照搬洋人的语式,使文句冗长、生涩,一些新奇难懂的句式不断出现。鲁迅相信,改造汉语不能不借用外来的语法,否则精神的表述永远在一个封闭的系统里。他甚至以为,汉语的历史就经历了外来文化的冲击。先秦的文章是一种模式,两汉魏晋大变,原因是汉译佛经激活了汉语,那一次冲击使汉语有了一次飞跃。后来汉语的发展又被封闭起来,不能自我更新。欲救死状,惟有移来洋人语言,与现代口语结合,渐渐改良,庶几可以让古老的书写柳暗花明。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鲁迅洞悉人间的眼力是超常的。他无疑是一个忠实于存在、历史和自我的的人。其一生的劳作,继承了古中国几近消失的文化之光,又把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因素引入到新文学里。他不是建立一个固定的秩序,而是建立了确立自我而又不不断否定自我的开放的艺术空间。这个选择避免了对旧话语的复归,也避免了自我的封闭的单向价值判断。一个鲜活智慧之流在现实史上开始涌动了,我们终于在他的文本里,看到了我们汉语言表达的潜能。

2001年,在鲁迅诞辰120周年纪念之后,家父周海婴和我们鲁迅家属成立了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坚决地走上传承鲁迅遗产、传播鲁迅精神的道路。十年后的今天,在纪念鲁迅诞辰130周年的特别的日子,我代表家父、代表鲁迅家属向出席活动的领导、专家、嘉宾、关心鲁迅及其事业的所有人,道一声谢谢!同时向大家汇报这十年来我们为鲁迅所做的工作,谈谈我们对鲁迅与现代中国文化发展的一点粗浅想法。

首先我来介绍一下在家父带领下,我们近十年来所做的几项工作:

其一、维护鲁迅的合法权益。我们依照国家法律法规,打了一系列官司,由稿酬酬案、著作权官司,到肖像权诉讼、名人姓名权案、商标注册权案、冠名权案、网络域名抢注案,客观上为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健全和完善起到一定推动作用。

其二、还原鲁迅的人本形象。2001年家父出版《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从儿子角度,讲述鲁迅作为一个父亲的生活故事和精神品质;随后,陆续整理出版《鲁迅家庭大相册》《鲁迅回忆录》原稿本,《鲁迅是谁?》《鲁迅大全集》等,还原一个具有亲和力、全面的、立体的人间鲁迅。

其三、普及、弘扬鲁迅精神。我们开展系列传播、普及鲁迅的活动,每年举办“全国鲁迅学校校际交流会”、“鲁迅论坛”,以及有150万学生参加的“鲁迅青少年文学奖”评选活动;我们还在香港、澳门、上海、广州、深圳举办“鲁迅是谁?”巡展和鲁迅文化讲座,从青少年和大众做起,传播鲁迅精神,培养创新意识。

其四、推动鲁迅文化建设。2009年家父申请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鲁迅思想系统研究》,组织近百位海内外学者专家开展“鲁迅思想系统研究”和“鲁迅社会影响调查报告”,推动鲁迅研究向更为宽广更有新意的空间拓展。

进行上述工作,我们一直坚持“鲁迅为公”的宗旨。为秉承这一宗旨,我们做义工,将收到的一分一毫赞助全部用于传扬鲁迅事业。因为我们自己清楚,也希望全社会的人们都明白,鲁迅是属于国家的、民族的。

下面我谈谈我们为什么要纪念鲁迅。我觉得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鲁迅以其文学和思想成就,构成了一座屹立东方、映照世界的文化历史坐标。

鲁迅在世的50余年,正是古老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过渡时期,中国面临的危机不止是国族的存亡,还有传统文化的更新和文明的延续。作为新文学、新文化的奠基者和实干家,他创新现代小说,开拓古典小说研究,独创杂文写作,“以笔为旗”,参与到当时的国民革命与思想革命当中。他为现代中国文化确立了“立人”的价值方向,他揭破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念背后的历史关联,他提倡清醒的现实主义和脚踏实地的韧的战斗,他将个人的主体性与民族解放、人类解放的前景联系起来。

1927年,茅盾指出,鲁迅刻画的阿Q等“老中国的儿女”能够使读者看到自己的影子,从中开出反省的道路;1937年毛泽东同志《论鲁迅精神》称鲁迅为“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在鲁迅生前,他已被称为当时“中国文学界第一人”。1981年胡耀邦同志在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他强调鲁迅是爱国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1991年江泽民同志《进一步学习

和发扬鲁迅精神》讲话中,号召要进一步学习和发扬鲁迅的“爱国主义精神”、“初的战斗精神”,“博采众长,勇于创新的精神”。在鲁迅身后,他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国民走向爱国、奉献、创新之路。

作为世界级的作家,鲁迅在海外的影响同样深远。在20世纪20年代,鲁迅就有了一定的国际知名度。到上世纪80年代,其著作的翻译已达到50多个国家、70多种语言,无论东邻日韩、东南亚,还是欧美大陆各国,乃至西亚、非洲的阿拉伯世界,鲁迅作品都引起强烈的共鸣。在日本,鲁迅作品《故乡》进入日本通行的6套中学语文教材,日本中学生对鲁迅普遍保持着高度的敬意。在海外华人界,鲁迅的文学地位不可动摇。1999年6月《亚洲周刊》编辑部评选的“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中,鲁迅的《呐喊》夺得冠军,他的第二部小说集《彷徨》也登上第12名的位置。

鲁迅作出的独特的历史贡献,至今仍标志着现代中国文学、中国文化所曾达到的高度。它是屹立东方的文化历史坐标、一座在地壳运动中升起的高峰。

二是鲁迅开创的精神价值,代表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是流淌不止的现代中国文化源泉。

1940年,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这个历史性定位历70年不变。鲁迅将他自己的生命与国家民族的命运主动结合在一起,他也将同国家民族命运的变迁而变迁,随中国社会历史的前进而前进。

记得冯雪峰先生说,鲁迅与中国文学史上壮烈不朽的屈原、陶潜、杜甫等“连成了一个精神上的系统”。这个系统,是华夏的精神脊梁,一直在影响、塑造着中国 and 现代中国、中国人与现代中国人的品质。鲁迅并没有把自己的思想凝固成某种主义或者学说,他从来不拿某种现成的“新观念”来称量中国的各种“旧传统”,他坚持在自己的文学、思想道路上进行卓绝的文化实践。具体而言:

在个人层面,鲁迅相信,“人立而后凡事举”。他希望中国人能够生存,继而达到温饱,再而得以发展,过上健康有尊严的生活。在社会层面,鲁迅充满对底层社会的关怀,关注苦难,揭破苦难,做理性的批判,并在苦难批判中形成昂奋、坚韧的战斗传统。在民族层面,鲁迅的“拿来主义”是一种自信的面向古今和世界的开放意识,他博采众长,为我所用,主张“不必问西洋风和国风”。

鲁迅在《破恶声论》中说,“人各有己,不随风波,而中国亦已立”。每一个人的生存和发展得到保障,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确信,那么中国也就自立而强大。这种由个人到国族的认知,在今天、将来的风云变幻的国际格局当中,依旧可以当做我们的立足之本。

鲁迅是丰富的、深刻的,具有强大的思想力量 and 生命活力,时时为中国提供强劲的动力。今天,我们再一次举行鲁迅纪念会,再一次感受鲁迅气息与中国现代文化的脉动,我们深信,那个长眠于地下的鲁迅是不朽的。作为一座文化雕像,他曾深刻地影响了现代中国文化的塑型。作为现代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他终日流淌,从未停歇,它无时无刻不在滋养着我们。

鲁迅不仅属于他的家庭、家族,更属于中国,属于世界。

鲁迅必将继续为当下 and 今后的中国文化发展,提供意义深远的启示。

次将目光放在了“人”身上,他发现这种物质枷锁其实是人自己为自己戴上的,人必须将自己“自由”。没有自由的人,被物质牢牢的人就是“鬼”。种种黑暗的、粗劣的

思想毒咒夺取了人们的生命,但却无法让人们死亡,因此有众多的“鬼魂”游荡在这片土地上。鲁迅希望你清醒地活着。对于当下,他的话仍是发人深省的。

鲁迅还说: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便有了路。他想告诉我们如何走路,如何有路。生活多是方向,少的是路。鲁迅仍然希冀我们能成为“许多走路的人”之一。他告诉我们必须面对苦难。因此他的作品少有易懂的,少有了之后能够发笑的。他面对了苦难,也希望中国人能面对苦难。一味回避痛苦,就只会有两个后果:一是快乐失去了参照对比,因此脱落了快乐的含义。二是导致更多不可收拾的痛苦。个人面对痛苦,国家也必面对痛苦。当凡人的世界经历痛苦后,一切都会钙化为民族的坚强。

鲁迅说了那么多,我说,我仍然不懂鲁迅,我很幸运我能不懂他。这给了我一个可以懂他的成长经历。我愿意做鲁迅先生的抬棺人。在鲁迅先生出殡那天,几个青年人抬着棺木,在黑暗的记忆里走着。我羡慕他们能承载这样的重量。作为鲁迅的抬棺人,我会记住刻在我们中国人骨头上的感情和鲁迅每句话的重量。有这样的重量,我们都会走得更笔直,更沉稳。

纪念鲁迅诞辰130周年座谈会发言选编